



尼赫魯自傳

尼赫魯自傳

張寶芳譯

世界知識社

1956年・北京

JAWAHARLAL NEHRU

An Autobiography

The Boldley Head

London, 1953

根据英国波德莱一赫德书店一九五三年版译出

尼赫鲁自传

張宝芳译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22\frac{1}{2}$ ·插页13·字数49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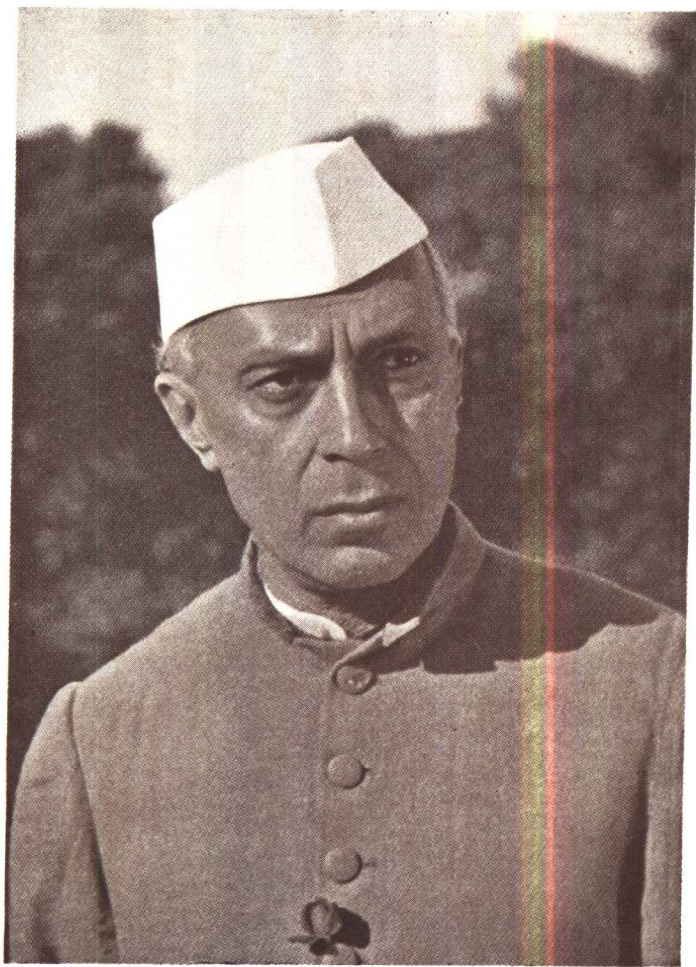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甲)1—1,500 定价(甲)(7)3.70元
(乙)1—17,000 定价(乙)(7)3.00元

统一书号11003·27

封面装帧者：袁运清 校对者：張宗滋 朱 帆等



賈瓦哈拉尔·尼赫魯

献 给
已与世长辞的
卡 麦 拉



中譯本序言

知道我的自傳要用中文出版的消息，我很高兴。這本書是我二十多年前在監獄中寫成的，其中所講的許多事情在今天看來也許沒有多大趣味了。在這二十年中間，在全世界，在亞洲各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然而，敘述一下我們爭取自由的經過情形，以及這種鬥爭如何影響我和我的千百萬同胞，對於別人來說或許還是有点用處的。這種敘述將使別人對我們在进行鬥爭時的印度情況，以及當時我們的心情，有所認識。

每一個國家必須安排自己的命運，用自己的方法來找尋走向自由和充分發展的道路。印度在聖雄甘地的偉大領導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本書雖然是一個個人的敘述，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關於一個國家的鬥爭的敘述。因此，本書可能增進國外許多朋友的認識。在過去幾年中間，時事的发展使中印兩國人民彼此更加接近起來，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希望我這本書對於增進這種了解，對於加強我們兩大國以及兩大國人民之間的團結能有所幫助。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於新德里



序

本書除后記和某些不关重要的改动外，全部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監牢里写成的。当时从事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有一定的事可做——这在監牢生活漫長的孤寂中是很必要的，并且回顧一下过去在印度發生的、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使自己能够清楚地認識这些事情。在开始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就抱着自省的心情，并且自始至終相当保持着这种心情。我在写的时候，並沒有有意識地准备写給人家看的意思。假如我曾經想过讀者的話，这些讀者就是我自己的男女同胞。要是写給外国讀者看，我的写法可能就不同，選擇不同的重点，把本書中輕輕放过的問題着重地加以說明，而对其他一些詳細討論的問題則一笔帶过。这些講得很詳細的事情，有許多也許是外国讀者不感兴趣的，也許他們認為并不重要，也許認為事情很明白，用不着討論。然而我却認為这些事在今天的印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有些地方談到我們國內的政治和人物，外边的人也許对这些很少感兴趣。

我希望讀者記住：這本書是在我一生中特別苦難的時期內写成的，因而显然帶有这个时期的痕迹。假如在更正常的情况下写這本書，写法可就不同了，也許在某些地方能够更含蓄些。可是我決定讓本書保持原来的面貌，因为正由于這本書代表我写作时期的感情，也許会使別人感到兴趣。

我的企圖是盡我的力量追叙我自己的認識發展的过程，并不

在于概述印度近代史。本書表面上很像在概述印度近代史，因而难免使讀者看得過重。我得向讀者鄭重聲明：本書中的敘述完全是片面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從自己出發。許多重要的事情完全沒有談到，許多左右時勢的重要人物也很少提起。要是真正概述過去的事情，這種寫法是不可原諒的，但是個人的敘述卻可以請求讀者加以諒解。凡是想認真研究印度近代史的人只好去找別的資料。但是本書以及其他的個人記述也可以幫助他彌補不足，對事實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我坦白地議論我的一些同事，我和他們共事多年，我對他們抱有極大的敬意。我又批評了各種集團和個人，有時批評得相當严厉，可是我沒有因為這種批評而減少對他們的尊敬。我認為凡是從事公共活動的人們，他們互相間，以及對於他們所服務的公眾，必須開誠相見。假使彼此想求得真正的了解，想對我們大家面臨着的問題獲得真正的認識，那就用不着表面上的客氣，用不着逃避各種令人難為情或痛苦的問題。大家必須認識分歧點和共同點，正視事實，不管這些事實怎樣令人不愉快；真正的合作必須建築在這種基礎上。我所寫的東西對於任何個人都沒有惡意或反感。

我故意避免討論印度今天的問題，即使有時談到也講得很籠統，而且是从側面來談的。我在監牢里無法把這些問題搞透徹，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應該怎麼辦。就在出獄後我也並不認為在這些問題上值得再添寫什麼。添寫的東西似乎跟我已經寫的東西不調和。因此，這“自傳式的敘述”依然是一種個人關於過去事情的、隨筆式的、不完全的紀錄，靠近“現在”的邊緣，但小心地避免接觸“現在”。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於巴登威勒城



目 录

中譯本序言

序

第一章	从克什米尔南下	1
第二章	童年时代	7
第三章	神智学	13
第四章	哈罗和劍桥	19
第五章	回国和印度战时政治	31
第六章	結婚和喜馬拉雅山中的探險	43
第七章	甘地來訪	46
第八章	出境及其后果	55
第九章	农村漫游	63
第十章	不合作运动	71
第十一章	一九二一年和第一次入獄	84
第十二章	非暴力主义与武力政策	92
第十三章	勒克瑙地方監獄	101
第十四章	又一次出獄	110
第十五章	怀疑和冲突	117
第十六章	那布哈插曲	123
第十七章	科坎拿大会議和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	132

第十八章	我的父亲和甘地	140
第十九章	教派主义猖獗	151
第二十章	市政工作	160
第二十一章	在欧洲	167
第二十二章	印度的糾紛	176
第二十三章	布魯塞爾的被压迫民族大会	182
第二十四章	回到印度，投身政治活动中	188
第二十五章	挨打的經驗	201
第二十六章	总工会	206
第二十七章	空中雷声	215
第二十八章	独立和独立以后	227
第二十九章	和平抵抗运动开始	236
第三十章	在內尼獄中	245
第三十一章	耶拉伏达会談	256
第三十二章	联合省的抗税运动	266
第三十三章	父亲的死	278
第三十四章	德里協定	282
第三十五章	喀喇蚩大会	294
第三十六章	南方休假	307
第三十七章	休战期間的摩擦	312
第三十八章	圓桌會議	324
第三十九章	联合省农村中的糾紛	336
第四十章	休战状态的終止	353
第四十一章	逮捕、特种法令和剥夺人权	362
第四十二章	胡說八道	367

第四十三章	在巴勒里和台拉·頓兩獄中	380
第四十四章	獄中心情	392
第四十五章	監獄里的动物	401
第四十六章	斗争	409
第四十七章	宗教是什么?	420
第四十八章	英国政府的“双重政策”	432
第四十九章	長期徒刑結束	448
第五十章	訪問甘地	453
第五十一章	自由主义联盟的观点	464
第五十二章	自治領地位和独立	473
第五十三章	新旧印度	485
第五十四章	英国統治的实际情況	493
第五十五章	文明結婚和字体問題	514
第五十六章	教派主义和反动势力	524
第五十七章	难关	542
第五十八章	地震	551
第五十九章	阿利波尔監獄	564
第六十章	东方和西方的民主	570
第六十一章	凄凉	577
第六十二章	自相矛盾	589
第六十三章	感化或者强迫	614
第六十四章	再进台拉·頓監獄	633
第六十五章	十一天	641
第六十六章	回到監獄	647
第六十七章	几件近事	654

第六十八章 尾声	679
五年后	684

附 录

(一)独立日誓詞	703
(二)关于和平条件的建議	704
(三)紀念的決議	706

第一章 从克什米尔南下

“一个人写自己的事是一个好题目，同
时也是一个难题目。讲自己的坏话时自己
心痛，讲自己的好话时读者听了刺耳。”

——亞伯拉罕·柯萊

有钱人家的独子是容易宠坏的，在印度尤其是这样。如果一个独子长到了十一岁还没有弟弟或妹妹，他很少有不被宠坏的希望。我的两个妹妹比我年轻得多，我们彼此间的年龄相差很大。我在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孤寂的孩子，没有同年的伴侣。我甚至没有小学同学，因为我不上幼稚园或初级小学，我的教育是由家庭教师负责的。

我们的家不是一个清静的地方，依照印度家庭的习惯，我们家中有很多堂兄弟和近亲。不过我的堂兄们的年龄比我大得多，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他们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不能跟他们一起工作或一起玩。因此在那个偌大的家庭里我很寂寞，一个人胡思乱想，独来独往。

我们祖籍克什米尔。两百多年前，在十八世纪初我们的祖先离开了山区来到富饶的平原追求名利。那时正是莫卧儿王朝式微的时代，奥朗则布死了，法鲁克西尔做了皇帝。我们的祖宗名叫拉·考尔。当时他在克什米尔是有名的梵文和波斯文学者。在法

魯克西爾皇帝巡視克什米爾時，他曾受這位皇帝的垂青。大概由於皇帝的示意，他全家在一七一六年時遷居京城德里，皇帝賜給他一塊采地和一幢房子，這塊地和房產坐落在運河岸邊，所以他的名字添上了“尼赫魯”(從Nahar“運河”這個字轉來)。考爾本來是名，所以就變成了考爾—尼赫魯。到後來考爾這個名不用了，我們只單稱尼赫魯。

我們這一家在以後的動蕩不定時期內經歷過許多變化，產業一天比一天減少終於完全喪失了。我的曾祖父拉克什米·納拉延·尼赫魯是薩克爾公司駐在德里皇帝宮廷的首任代表。我的祖父干迦·德哈·尼赫魯在一八五七年大暴動前曾經當過德里的市長，一八六一年去世，死的時候還很年輕，只有三十四歲。

一八五七年大暴動使我們這一家和德里斷絕了關係。老家長期保存的文件在暴動中全部被毀了，我們這一家幾乎喪失了全部財產，跟着成群結隊的難民離開舊日的京城到亞格拉去。當時我的父親還沒有出世，可是我的兩個伯父已經是青年人了，並且懂得一點英文。這種英文知識使我的二伯父和其他幾個家人逃脫了突然的災難。二伯父帶着他的妹妹和幾個家人從德里逃出，在路上遇到了幾個英國兵。我的姑姑像一些克什米爾孩子一樣，生長得很秀麗。英國兵便疑心我的這位小姑姑是英國人，說我伯伯拐走了她。在那些日子裡，從控訴到定罪往往只是幾分鐘的事情，我的二伯父和那幾個家人險些兒被這些英國兵在附近的樹上吊死。幸虧我二伯父懂英文，能同英國兵打交道，爭取了一點時間，那時恰好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路過那兒，把他和其他幾個家人救了出來。

我們這一家在亞格拉住了好幾年。我父親就是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在那兒誕生的^①。我的祖父在我的父親出世前三個月就死

了，所以我的父亲是个遺腹子。我們家中保藏有一張祖父的小画像，他穿着莫臥兒王朝的朝服，手中拿着一把弯劍，虽然面貌显然是克什米尔人，可是有人把他認成是莫臥兒貴族。

当时維持一家人的重担落在兩位伯父的肩头上。他們比我父亲年紀大得多。大伯父班西·德哈·尼赫魯不久进入英国政府的司法部，以后被派到各地任职，和家中其余的人很少往来。二伯父南德·拉尔·尼赫魯在一个印度邦政府中服务，在拉其普他拿邦开脫里省当过十年的大官，后来研究法律，在亞格拉当律师，我的父亲住在他家里，由他照料。他們兩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像兄弟又像父子。我的父亲是小兒子，祖母十分寵愛他。祖母是一位逞强的老太太，別人不能随便輕視她。她虽然死了將近五十年，可是到現在克什米尔老太太們仍然記得她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太婆，如果誰惹了她，那可不得了。

二伯父在新成立的高等法院当律师，后来高等法院从亞格拉迁移到阿拉哈巴，他一家也跟着搬去。从此以后，阿拉哈巴就成为我們的家乡了。許多年后，我在阿拉哈巴誕生。二伯父的業務日益發達，后来成为高等法院律师領袖之一。同时我的父亲則先后在康波尔和阿拉哈巴兩地讀書，他起初只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直到十三、四岁时才开始学英文。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人家称他为优秀的波斯文学者。他又懂点阿拉伯文，深为許多年長的人所器重。虽然他在知識方面表現了早熟的現象，他在学校里却是以愛玩出名的。他算不得模范学生。他喜欢玩而不太喜欢好好地讀書。他在大学里被認為是搗乱分子的一个領袖。当时除加尔各答与孟买等

⊙ 印度詩人泰戈尔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是有趣的巧合。

大城市外，印度人着西裝，學洋派的人很少，可是我父親却喜歡着西裝，學洋派。雖然他的行為不免狂妄，他的英國教授卻喜歡他，常常幫助他擺脫困難。他們喜歡他的性情，他又很聰明，只要偶然努力一下，就可以把功課作得相當好。後來他常常帶着敬愛的心情跟我們談起他的一位教授——在阿拉哈巴的慕爾中央學院院長哈利遜先生，并且还很小心地保藏着這位教授當時寫給他的一封信。

他考過了大學各種考試，成績不算特別好，以後參加學士學位的考試。他事先並沒有下工夫好好準備，對於自己的第一場考試也並不滿意。他認為第一場考糟了，這次考試沒有考取的希望，於是決定不再去參加其餘的考試，而到泰姬陵去玩（大學考試當時在亞格拉舉行）。後來他的教授叫他去，並且對他大發脾氣，說他第一場考得相當好，其餘各場不去考，簡直是個大傻瓜。父親的大學生活從此結束，他始終沒有畢業。

他急于自謀生活，找職業。他當然希望從事法律業務，因為在當時的印度，法律方面的職業是有才學的人的唯一出路。他的哥哥又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他參加高等法院律師考試，不僅考上，而且考了第一名，得了一枚金質獎章。他找到了他心愛的事業，或者可以說，他很想在自已選擇的職業中出人頭地。

父親在康波爾實習了三年後便轉到阿拉哈巴高等法院工作。不久他的哥哥南德·拉爾突然死了，這件事對於我的父親是一個嚴重打擊。因為南德·拉爾的死，對我父親個人來說，他喪失了一個待他幾乎同慈父一樣的親愛的哥哥。對整個家庭來說，這一家失去了家長和主要賺錢養家的人。從此以後，維持這樣一個大家庭的重担主要落在他年輕的肩頭上。

他一心一意地工作，希望能有所成就。有好几个月，他除工作外其他的事一概不过问。过去打官司时请我二伯父当律师的人，现在在诉讼案时几乎都来找他。由于他办事的成绩不错，所以他很快就实现了他所抱的在律师业中露头角的希望，事情多了，收入也随之而增加。他在早年就成为一名律师，因而越来越变成了法律的奴隶。他没有时间从事其他公私活动，甚至在假期和节日也埋头于律师业务。当时国大党受到懂英语的中产阶级的注意，父亲去参观过国大党几次早期的会议，在理论上相信国大党，但当时他对国大党的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的业务很忙。除此以外，他对于自己在政治上和公共事务上的立场还没有把握。他过去对这些事情不大注意，了解的不多。对于任何运动和团体，如果他在其中只能充任配角，他都不想参加。童年时代和早期少年时代横冲直撞的精神表面上被压下去了，可是另外用一种新的形式——争取权力的新要求——表现出来。这使他的律师业务蒸蒸日上，同时增加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喜欢斗争，喜欢在困难中斗争。但是说来奇怪，他当时却避免政治活动。诚然，国大党那个时候的政治活动很少斗争，然而这方面的活动对于他还是生疏的，同时他的律师工作很忙。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成功的梯子，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他认为这并不由于别人的提拔或帮忙，而只靠自己的意志和本领。

从广义方面看，父亲当然是民族主义者，可是他羡慕英国人和英国人的风俗习惯。他认为本国同胞堕落了，自作自受。对于那些只会空谈而不实干的政客们，他心里不免有点轻视，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政客们除空谈外能够做些什么。此外，他自己的工作很顺利，他便从此有一种想法，他以为许多搞政治的人（当然不